

麋书学谈

张公者编著
西泠印社出版社

沈 鹏

欧阳中石

黄君实

邱振中

曾来德

鲍贤伦

陈振濂

从文俊

王岳川

朱关田

王家新

胡沃华

黄抗美

刘恒惇

麋书 谈学

张公者 编著

西泠印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学麈谈 / 张公者编著. -- 杭州 :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508-0544-6

I. ①书… II. ①张… III. ①汉字—书法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J29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9071号

书学麈谈 张公者 编著

出品人 江吟
责任编辑 叶胜男
责任出版 李兵
装帧设计 王欣
出版发行 西泠印社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E区5楼
邮编 310014
电话 0571—87243079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如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3.75
印数 00 01-2 000
书号 ISBN 978-7-5508-0544-6
版次 2012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定价 38.00元

目录

书法：古典艺术的崇高存在

——张公者对话沈鹏 / 001

关于书法教育的对话

——张公者对话欧阳中石 / 015

法书的鉴定

——张公者对话黄君实 / 027

书法研究的当代意义

——张公者对话邱振中 / 049

关于“伪书法”的对话

——张公者对话白谦慎 / 063

书法的立场

——张公者对话曾来德 / 073

隶变

——张公者对话鲍贤伦 / 089

学院派与书法学科建设

——张公者对话陈振濂 / 103

书法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张公者对话丛文俊 / 119

关于文化书法与当前书法若干问题的讨论

——张公者对话王岳川 / 129

唐代书法史与书家研究的几个问题

——张公者对话朱关田 / 143

学养与书法

——张公者对话王家新 / 155

书法的形式美

——张公者对话沃兴华 / 165

书法的情感与形式

——张公者对话胡抗美 / 175

书者，如也

——张公者对话黄惇 / 189

书变

——张公者对话刘恒 / 203

书法：古典艺术的崇高存在

——张公者对话沈鹏

时 间：2005 年 10 月 25 日

地 点：北京 · 沈鹏寓所

沈鹏，1931 年 9 月出生于江苏江阴。历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副总编、编审、艺术顾问。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代理主席、主席，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文联荣誉委员，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院长，国家图书奖历届评委、副主任等。出版作品有《当代书法家精品集 · 沈鹏卷》《沈鹏书法作品精选》《草书心经》《沈鹏书杜甫诗二十三首》《沈鹏草书〈前后赤壁赋〉》《草书千字文》《楷书千字文》《沈鹏书古诗十九首》等。出版评论集有《书画论评》《沈鹏书画谈》及《三馀吟草》《三馀续吟》《三馀诗词选》等诗词选集。创办、主编《中国艺术》《美术之友》《美术向导》等，主编或参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石刻大观》《写字》等书刊五百种以上。《中国美术全集 · 书法篆刻编 4 宋金元书法》获中国图书评论奖荣誉奖，《苏联》获 1991 年中国优秀美术图书奖，《中国历代绘画 · 故宫博物院藏画集（1—8）》获 1993 年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荣获中国文联 2006 年“造型艺术成就奖”。分别在江苏江阴和河南孟津设立“沈鹏艺术馆”和“沈鹏书法艺术馆”。



〔唐〕颜真卿

纸本 28.8×75.5cm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 张公者 您现在写信都用毛笔吗?
- 沈 鹏 我尽量多用毛笔，但有时手头没有(笑)。据我了解，作家一般都用电脑打字。像我这样学不会打字的书法家不能用电脑写文章，写起来也没感觉，没有写作的思维。这从心理学可以解释得通吧!
- 张公者 古代日常书写工具就是毛笔。现在毛笔已失去实用的功能，这对书法的发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 沈 鹏 书法发展的空间会越来越小，但时下还有人爱好书法，且热度很高。
- 张公者 为何爱好书法的热度还很高?
- 沈 鹏 我们有一种书法的历史情结，这是几千年养成的审美习惯、审美爱好和审美能力，所以一提到书法，还是有很多人喜欢的。尽管有些喜欢的人不一定很懂，但是他们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审美的感受。
- 张公者 前些年我读到一篇文章引用您的话说：中国有一亿人爱好书法、练习书法。
- 沈 鹏 其实我没有说，他们后来在整理时给我加上了这句话。因为没有经过统计，我说不出来。我正在请书协驻会同志统计各省、市、县级书协的会员人数。
- 张公者 古人每天用毛笔写字，对书法的欣赏和理解也更接近准确。当代人写字写文章不用毛笔，包括“文化人”也不用毛笔，那么对书法艺术的理解就可能存在偏差。
- 沈 鹏 现在的流行歌曲、电子游戏、网络上的文化同传统文化如书法、中国画、京剧、地方戏都有一定的距离，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现象。书法这门艺术雅俗之间的区分是非常微妙的。即便是一些名书法家，他们有时候写的作品，多那么一点，少那么一点，向这边倾斜一点，向那边挥洒一点，都能显示出高低雅俗的区别来。
- 张公者 书法会越来越专业化。实用功能逐渐消失，真正能够欣赏书法的人也会越来越少。那么，书法该如何发展呢?

沈 鹏 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高雅，什么是庸俗，这是一个审美判断的问题。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审美观，但是没有一种个性可以完全脱离共性。现在有些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也不太令人满意，这里面也有各种原因，包括利用各种“关系”发表的情况。我在2000年的时候就正式提出：书法要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本来是一个经济学的理念，过去人类认为经济开发可以无限利用自然资源，以为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后来发现不行，自然资源不可再生。我用“可持续发展”这个词，不是硬套，主要是针对中国书法发展现状来提的，第一是书法环境，第二是书法现状。就以刚才说的好与坏，美与丑的问题来讲，如果说在认识上没有达到一定高度，也会影响到书法良好的发展。书法本源于实用，日常交往的信札写得好的，就成了“法书”。而现在则不同，现在的毛笔字（书法）很少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书信往来，主要用于展览、市场流通。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一种浮躁现象，现在社会普遍比较浮躁。这一点同书法达到净化人们灵魂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书法也像流行歌曲那样，热一热，搞个展览，几百幅作品，但真正能给人留下印象的又有几多呢？我经常强调，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人，我们要多看到协会以外的许多人。我说的书协以外的人也是书法家，有些活动要让这个圈子以外的人来搞，他们有很多新的思路。书法之美也有一定的标准，但是不能量化，要有较高的审美眼光才能看得出来。

张公者 临帖是学习书法最重要的途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方法。尤其对于初学者，首先就是要临摹古代（包括当代人）经典的书法作品。

沈 鹏 实际上进入技巧的过程就介入了感情、思想和审美观念。不管临哪一个帖，哪怕是小孩子在临，必定会有所强调，他不可能在各个方面都与原帖一样的。在哪个地方弱一点，哪个地方要强调得多一点，都因人而异。比如说颜真卿的字，临的人能跟他百分之百一样吗？临得不像颜真卿的那部分有可能就是缺点，但是也可能就临写者来说恰好是优点。临者有他的想法，你在评价的时候，要从总体来看，看他在写的时候是不是有他自己的表达在里面。比如说，只从那一点不像颜真卿这个角度来批评他的作品，我觉得是不太合理的。



〔东晋〕王羲之
快雪时晴帖（唐摹本）
纸本 23×14.8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张公者 这个问题可能牵涉到对古人的理解。还有当初刻手在镌刻过程中不可能完全遵照书写者的写法去表现，刻时已失真。那么，今天的临习高手可能就发现了，而没有完全遵照“原作”去临写。

沈 鹏 如果要对临摹者提出一个要求，要百分之百的跟原帖一样，是否必要？即便是这样，中间恐怕也还有自己的理解吧，一个人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理解。

张公者 临的时候应该把这个碑帖中最精彩的东西和自己最需要的部分临写出来。

沈 鹏 对！“最精彩”的也要看怎么说。真正的大家，能够在某一方面融合其他大家的长处，这就很不错了。但他是不是一定要学到别人最主要的特征呢？我认为不一定。我觉得就像任何一门学科一样，都带点边缘的性质，比如说美学跟哲学、艺术等学科都不可分，但是美学的专家就是美学的专家，他不同于文学的专家，也不同于哲学的专家和艺术学的专家。我觉得书法创作也与此类似，在书法创作时，作者可以在很多方面随意发挥，融合谁的哪一点，这要根据他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比如宋代的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虽然都受过颜真卿的影响，但各有所取，形成不同面貌。

张公者 根据自己的创作所需来决定临写时的取舍。可能这儿不是最精彩的部分，但是对他自己来说则是最需要的养分，有些部分可能是原帖最好的，但临写者不一定能吸收，或者对他来说不是“营养”。谈到修养的问题，您认为哪些修养对书法家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文学的、哲学的、美学的、历史的等等。

沈 鹏 我想这对每个书画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黄宾虹书法的用笔、用墨有不少是从画里得来，又反过来影响画。有的书法家可能不是画家，但也可以从欣赏绘画中得益，还可以从音乐、从文学里面得到营养。我给中国书法家协会写了个标签，写了好多遍，写完以后，觉得比较满意。有次偶尔一看，觉得有音乐的节奏感，音乐的四四拍，重—轻—次重—次轻，我觉得我这七个字也有那么一种感觉。但是我不是故意制作的，我要是故意制作，就会失去真率。我读诗词、读古文、欣赏音乐，使自己

的书法作品有一种自然的节奏感，形成一种潜意识的艺术感觉，然后在创作中释放出来，但是又不能故意拿诗词、音乐去硬套。我觉得融会贯通很重要，对书法自身领域的融会贯通，如碑、帖、竹简、陶文、经书等等，都可以融合；书法以外的诗歌、文学、音乐、绘画等，也要把它们融会起来。我记得闻一多说过：节奏感比押韵还要重要。我们现在写诗要押韵，其实不押韵也能使诗有文字的节奏感。节奏感一方面是显在的文字，另一方面是潜在的思想，这实际上比押韵还重要。有些好的新诗便如此。相反，即便是押韵了，读起来好像比较顺畅，但却没有了起伏、高低、声调，反而缺少了诗感。节奏感实际上是和内容相联系的。艾青论诗时谈到一个黄包车夫，他把一辆车放在那里，他走开了，给妻子留条“你注意那车”。你看这个句子里面，一个“注意”，一个“那”，一个“车”，句子非常简洁，这里面也有节奏。你、注意、那、车。用精练的语言来表达思想。尼采曾说：“我的野心是要用一句话说出人家十句话，还要用一句话说出人家十句话说不出的话。”

张公者 您谈到了艺术作品的精炼，艺术最重要是丰富。那么我们应怎样来解决书法艺术丰富与简洁之间的矛盾呢？

沈 鹏 当前书法所写的内容主要是我们的传统诗词，我们在欣赏书法的同时也可以欣赏文学的优美意境。自作诗词能提高书法家的修养和境界，丰富他的情感。如果能书写自己的作品诗词当然很好，但是我们又不能要求每个书法家都成为诗词家。针对书法自身来说，我还是觉得要融会贯通，单一地看就不够味，比如一看就是颜体，一看就是欧体、柳体，仍然是前人的东西，没有自己的，如果能够在前人的作品上加上一点自己的东西，那就能够使作品的内涵更丰富了；还有一个就是从字外去追求，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书法将来可能会和其他的艺术联系得更紧密，如音乐、绘画、舞蹈、工艺美术等等，但是有的人觉得书法太简单、太单调，就只有黑白，就那么几个字，如果搞书法的人有这种想法，那么我觉得他对于书法内涵丰富性的理解很不够。我写过一篇文章《传统与“一画”》，实际上“一画”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一画”可以变“万画”，我们搞书法的如果对“一画”、

对这些基本的东西都不理解，那怎么可能搞好书法呢？他就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或者说这样的书法家追求的是比较低层次的。

张公者 石涛在《画语录》第一章就论述“一画”。“一画”是基础，“一画”生“万画”。“一画”中蕴含着丰富的笔墨精神。吴冠中先生认为“孤立的笔墨等于零”。

沈 鹏 如果要作一个简短的定论，作一个科学的表达，那人家就要用科学的表达来要求你。这句话后面还有很多话要说。要说明笔墨在何种情况下有价值，何种情况下没有价值。就像爱因斯坦的 $E=MC^2$ ，是经过无数次的科学演算、实验得出来的，不可能被推倒。

张公者 您提到了笔墨的韵律节奏和诗词的关系等方面。如果说书写的内容是自己创作的诗词，那么书写过程中就容易生发出一种流畅感。但是我们现在的书家写诗（指古体诗、格律诗）已经很困难了，而书写新诗、散文这些内容又不是很适合，这种关于书写内容和书法创作方面的矛盾如何来解决呢？如何使内容与书法创作的风格达到一致？

沈 鹏 写的诗尽管是别人的，但在什么场合写，写给什么人，怎么写，都能见出书写者的修养。现在展览是个很重要的形式，展览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趣味，要求作品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将来书法的内在涵养，包括与诗词、文学的融合都会逐渐地减弱。

张公者 如果书法离开文化的内涵，那么书法怎么才可持续发展呢？书法本身的内涵是不是降低了？

沈 鹏 书法要可持续发展，必须要“综合治理”，要在两个方面下大功夫：一是书法教育，书法教育要从小学生开始，还有成人书法教育也要加强；二是书法评论，评论也很重要，现在的评论老是捧，评论要准确地说出艺术作品的优点，而不是“捧”，对缺点批评得很少，或批评得不到位。

张公者 即便是书法教育跟上了，也不一定完全能够解决科技进步、社会发展所导致的书法艺术内涵的缺失。

- 沈 鹏 是的。时代和社会发展是必然的，科技的发展也是必然的，它所导致书法内涵的削弱也是必然的。另外，书法将来可能也不会是现在这样的形态，而是在变形，可能会逐步与绘画、音像、工艺等结合，更突出形象性。
- 张公者 书法与绘画结合了，那么书法的本性就已经消失了，还叫不叫书法呢？比如写“山”字就画了一个山形，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书法艺术了。
- 沈 鹏 将来很难说，当然我们现在还是强调两条：一条就是书法还要以汉字为本，以汉字为载体；另外一条就是传统的魅力不可失，应该强调对传统艺术的尊重和理解，传统是一个崇高的存在。
- 张公者 对传统艺术存在的尊重和理解也是为了发展。
- 沈 鹏 这个问题包含了两种可能性：一是认为传统不行了，把它抛弃；另一种作者有很多想法，跟别的艺术结合，追求变化等等，但是始终认定传统是崇高的。我认为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出现，可能表面上会类似，但实际上不一样。
- 张公者 书法艺术的形态会发生变化，但是书法未来的发展又必须以书法的本体为前提。您担心书法未来的发展吗？
- 沈 鹏 当然担心啊。既关心也担心。担心的是书法本体的延续性，还有书法将来的变化，这一点我确实是很担心的。这个问题我关注得特别早，我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提出这个问题了，要可持续发展。
- 张公者 这又涉及到书法教育的问题。
- 沈 鹏 对！一个是学校的书法教育，现在大学的教育，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以及研究机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规范和突出的，但是基础书法教育却比较弱；另外，成人书法教育也比较弱，因为现在大部分书法爱好者是业余的，是成人，有很多年龄很大、甚至比我年龄都大的人，也开始练书法，这一批人我们要去关心、帮助。
- 张公者 在高等书法教育方面做得好，但中间缺少一个重要的衔接，比如说从中学到本科的

阶段缺少一个过渡环节，因为我们的中学没有设置书法课。

沈 鹏 有的小学缺少师资；有的小学有师资但不重视书法教学，师资力量都被用到别的课程上去了，所以好多小学课程里面是没有书法的。其实从小学开始教书法，可以培养孩子审美观念，使他们从小尊重我们的历史文化。比如写“天”字，必须先写一横，再写一横，每一个字都这样循序渐进地去练习，就能培养孩子形成一种循序渐进的规范化的思维习惯。另外，现在在繁简字的转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张公者 我们现在是大力提倡写简化字，简化字也是通过行草书来简化的，涉及到草法和篆法的问题。但是作为书法家，却要写繁体字，这种矛盾如何来处理？

沈 鹏 我举一个例子，简体字的“书”有一点。《草字编》里王羲之、王献之写的七十八个“书”字，都没有那一点。现在的简体字，既然是“简化”，不知为什么还要留那一“点”？我们在书写过程当中，出于习惯，会去加那一“点”。我再举个例子：“封建”的“封”，它这个一“点”是从“寸”字来的；“刚才”的“刚”，就不需要那一点，但是也有人加这一点。

张公者 您曾经提到要建立“中国书法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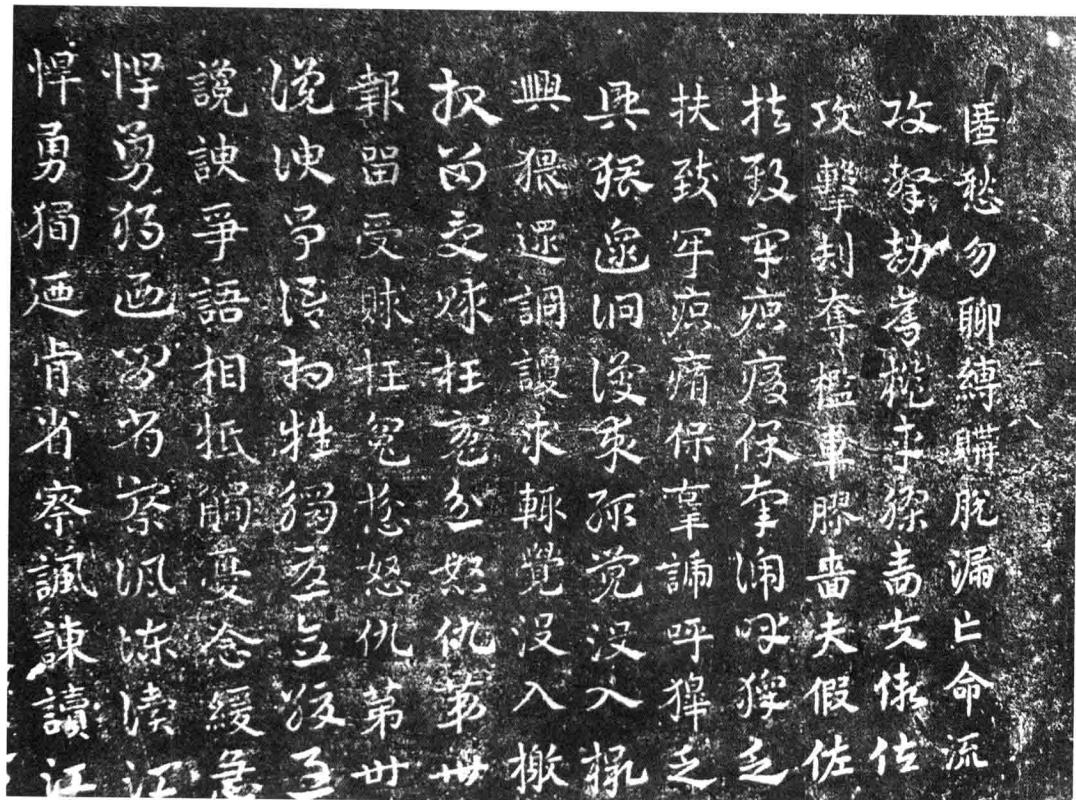
沈 鹏 财政部的一位领导跟我说：“建书法馆不仅仅是给你们增加一个展览的地方，还要让人们多读一点书法的历史。”他说得好。我建议叫“中国书法博览馆”。

张公者 书法馆是不是已经开始筹建了？

沈 鹏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便通过多种渠道提议。在中国美术馆的东北角已经开始建了。书法馆既不是美术馆，也不是博物馆，它包括书法的历史知识介绍、历代法书真迹陈列等。

张公者 现在各种展览、出版很多，常见一些书家的“应酬作品”。

沈 鹏 我觉得书法家——包括我本人在内——在创作每一件作品时都要认真，不能应付了事。应酬在古代当然也很多，但是古代的书法家是认真的，并且他们起点高，而我



〔吴〕皇象
急就章（原石局部）

们现在可能也是有客观原因的，比如什么展览都要有一大帮人来看来捧场，实际上书法家把很多时间都花到应酬上去了。像我经常收到来信来电索字，你要不给他会说你架子太大，你要给他我又觉得就有点应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书法家自身也要有一种自我约束的精神，不要随便去应付。另外，对书法的理解，对于好的东西和差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善于识别。真正好的作品好在哪里？为什么好？怎么样去把它的艺术审美价值和经济价值统一起来？这些可能也不太容易。当前的展览似乎不求理解，先是来了一批人，这些人再搞展览，展览完以后又匆匆忙忙走了。至于我说的可持续发展，应该说这我们对待书法的一种认知和态度，假如这种不严肃的作风传给下一代，那就更不严肃了。

张公者 别人索字时，您不给写了那就是“架子大”。您是怎样处理这种事的？

沈 鹏 我尽量做到严肃认真，如果实在完成不了，我宁愿让人误解也不会勉强去做的，这也是没办法的事。遗憾的是，我有时仍不得不违心。

张公者 您每天都写字吗？

沈 鹏 我每天都写。

张公者 您现在还读帖、临帖吗？

沈 鹏 基本上还在继续吧。

张公者 您平时喜欢用熟宣写字吗？

沈 鹏 生的还是比较有味，但熟的也可以。书法家不要固定在一种纸、一种笔上，不同的纸和笔有不同的味道。宋代陈师道《后山丛谈》有云：“善书者不择纸笔。”从这个角度来说，各种笔都能发挥它的优势。

张公者 您一直用羊毫吗？

沈 鹏 用得比较多，羊毫也有不同类型嘛，长锋、短锋，各种笔都要用一用。但是我也不排斥用硬毫。